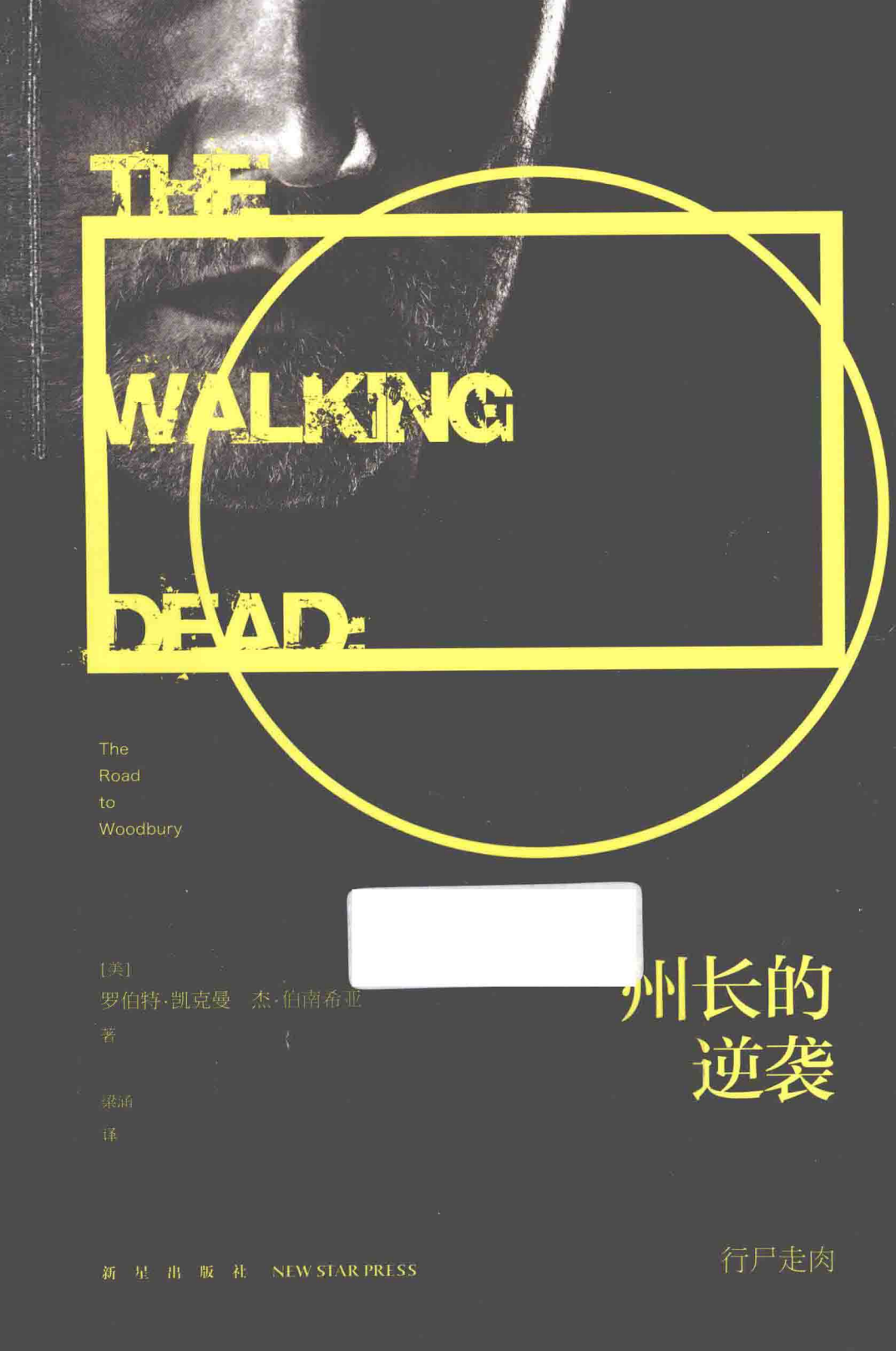




THE WALKING DEAD

The
Road
to
Woodbury

[美]

罗伯特·凯克曼 杰·伯南希亚

著

梁涌

译

州长的
逆袭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行尸走肉

州长的逆袭

[美] 罗伯特·凯克曼 杰·伯南希亚 著
梁涵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WALKING DEAD:THE ROAD TO WOODBURY
Text Copyright © 2012 by Robert Kirkman and Jy Bonansing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州长的逆袭 / (美) 凯克曼, (美) 伯南希亚著; 梁涵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33-1506-7

I. ①州… II. ①凯… ②伯… ③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9077 号



幻象文库

州长的逆袭

[美] 罗伯特·凯克曼, 杰·伯南希亚 著 梁涵 译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一版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06-7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一部 红日降临
135	第二部 末世图景

第一部 红日降临 ——

活着远比死亡更痛苦。

——吉姆·莫里森^①

^①全名詹姆斯·道格拉斯·莫里森，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和诗人。

1

空地上的人们丝毫没有听到丧尸群从高大茂密的树林里接近时发出的声响。

一根根帐篷桩牢牢地插进了佐治亚州冰冷、坚硬的冻土中，它们发出的金属声淹没了远方的脚步声——即将闯入的丧尸群还远在五百码之外，隐匿在附近松林的树影下。没人听到北风中树枝折断的声响，还有那预示着危险逼近的阵阵喉音，它们简直和在树顶潜伏的鸟儿鸣叫声一样微弱模糊。没人嗅到腐烂的肉体和排泄物散发出的异味。木柴燃烧的浓烟和水果腐烂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在下午三点左右的微风中飘荡，完全掩盖住了丧尸的气味。

他们在这片空地扎营后，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可事实上，过了好一阵子，仍没有一个人对正在逼近的危险做出任何反应——大多数人正忙着竖起帐篷的支撑梁，它们都是由四处搜集来的东西削削砍砍改造成的，比如：铁轨枕木、电线杆和生锈的钢筋。

“瞧瞧我这副可怜相。”一个扎着马尾、身材苗条的女孩笨拙地蹲在空地西北角上恼怒地抱怨着，她身旁堆着一张折叠起来的帐篷布，布上溅满了油漆。她上半身套着件尺码过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运动衫，佩戴着古董首饰，下半身穿着条破洞牛仔裤，整个人瑟瑟发抖。红润的脸颊上生有雀斑，一头深棕色的长卷发披散开来，发卷里缠着精致的小片羽毛。莉莉·考尔是个容易神经紧张的女孩，总是不停地把垂在两鬓的长发挽到耳后，或是强迫症似的啃指甲。此刻，她那双小手正紧攥着一把锤子，一遍遍敲击着地上的金属桩，却总是只能擦个边儿，好像桩头上抹了油。

“这没什么，莉莉，放轻松。”一个大块头男人在女孩身后看着她说。

“两岁小孩都能做到的。”

“别再逼自己啦。”

“我才不想逼自己。”她继续用两只手抡着锤子。金属桩仍旧没动。

“都怪这该死的桩。”

“你握着的地方离锤头太近了。”

“我怎么了？”

“你握着手柄的远端，锤子才能发挥作用。”莉莉又敲了一下。木桩直接从地上飞了出去，落在十英尺以外的地方。

“该死！真该死！”莉莉把锤子砸在地上，低着头大口喘气。

“你已经很不错了，小丫头，让我来教你。”

大块头来到她身边，膝盖跪地，想从她手里轻轻接过锤子。莉莉往后一缩，拒绝把锤子交出来。“给我点时间，行吗？我能搞定，我可以的。”她坚持着，单薄的双肩在运动衫的包裹下绷得紧紧的。

她抓起另一根桩，继续再来，先是试探性地轻敲了几下桩头的金属帽，可土地跟水泥一样硬，桩根本钉不进去。十月以来，天气一直

很冷，亚特兰大南部的休耕地已经变硬了。

其实这并不是坏事。变硬的泥土多孔而干燥——至少现在还是如此——因此，他们才会决定在这儿扎营。

冬天就要来了，这群幸存者已经在这里集结休养了一周多的时间，他们准备在这里扎下营，重整旗鼓，重新思考他们的未来——前提是如果他们真的还有未来的话。

“你只需要像这样让锤头落在桩上……”大块头黑人站在女孩身边，用他粗壮的胳膊举起锤子示范起来，他那双大手看起来似乎可以包住女孩的整个脑袋，“利用重力作用和锤子本身的重量。”

莉莉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不去盯着黑人上下挥动的臂膀。乔什·李·汉密尔顿即使穿着无袖牛仔衬衫和破旧的羽绒马甲蹲在地上，仍旧看得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厚实的肩膀，树干似的大腿，粗壮的脖子，他有着全美橄榄球联盟里进攻线卫的身材，却仍能做到十分温和。那双忧郁的眼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光头的额前，一对顺眉却一直紧锁，竟然透着一种出乎人意料铁汉柔情。“没什么难的……看到了吗？”他又演示了一遍，布满文身的肱二头肌如猪腹般浑圆，随着他模拟挥捶的动作跳动着，“看到我是如何做的了吗？”

莉莉小心翼翼地把目光从乔什肌肉发达的臂膀上移开。每次看到他结实的肌肉、倒三角的后背和宽阔的双肩时，她都会感到一丝罪恶感。“惊变”（没错，佐治亚州的人们就是这样称呼这场地狱般的灾难的）发生后，他俩一起度过的时间也不短了，可莉莉还是一直谨慎地避免和乔什走得太近。纯粹精神上的情谊就够了，兄妹或是死党，仅此而已。最好是严格恪守自己的本分……尤其是在如今这种非常时期。

可当大块头叫莉莉“亲爱的”、“小丫头”时……或是莉莉在夜里钻进睡袋时确定他瞥见了自已尾骨上的汉子文身时，她仍旧抑制不住

腼腆地露齿而笑。她是在勾引他吗？她是想利用他来保护自己吗？莉莉一直回避这些问题。

恐惧的余烬始终在莉莉心底无法熄灭，这股火焰已经蔓延到了所有道德问题和社交行为的细微之处。事实上，从她出生到现在，恐惧一直断断续续地纠缠着她——她在中学时期就“学坏”了，后来就读于佐治亚理工学院期间，她还在堕胎后服用了抗抑郁药物——不过现在，恐惧的火焰已经在她的心底长燃不灭。她为此不得安眠，思绪纷乱，内心压抑，她不得不做些事来发泄一下。

莉莉紧紧握住锤柄，手腕上的青筋暴起。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她咆哮着。这回，她终于控制住了手中的锤子，仅凭着强烈的愤怒便将金属桩钉入了土中。她又抓起一根金属桩，来到帆布帐篷的对角处，疯狂地挥动锤子，砸向金属桩，砸准和没砸准的次数一样多，桩头穿过帆布，深入土中。汗珠从她的颈上和眉间落下。一锤接着一锤，她已经暂时失去了自我。

终于，她精疲力竭地停了下来，喘着粗气，黏腻的汗水浸湿了全身。

“好吧……这倒也算是一种方法。”乔什站起身来，柔声说道。他望着把帆布钉进土中的六七根金属桩，棕黑肤色、线条分明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莉莉没作声。

没人察觉到，一群丧尸正穿过北边的树林朝这边走来，离他们还有不到五分钟的路程。

莉莉·考尔的同伴们如今已近百人，这些人不得不团结在一起，为建立一个简陋的社区而努力。虽然这并非他们所愿，然而，他们中却无人意识到，准备临时扎营的这片乡间空地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

乍眼望去，这里似乎是绝佳的选择。位于城区以南五十英里外的一片树林里，这里基本上每年能产出数百万蒲式耳^①的桃、梨和苹果；此外，这片空地还坐落在一块自然形成的盆地内，有大量的枯草和厚实的土壤。如今，已经是荒芜的无主之地——之前很可能为附近某个果园的主人所有——空地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左右两侧都铺着碎石路，沿着这些蜿蜒的小路边，长着高大茂密的白松和榲桲树，树林一直延伸到了山上。空地以北有一片烧焦的废墟，它曾经是一座大庄园。被熏黑的天窗在天空的映衬下犹如僵硬的骷髅，窗上的玻璃已经在最近一次的风暴中碎得一点不剩。过去的两个月里，大火已经吞没了亚特兰大南部大片的郊区农场和农场里的房屋。

自从人类在八月时第一次遭遇了丧尸，造成的恐慌席卷了整个美国南部，给这里的应急基础设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医院先是人满为患，然后关门停业；消防站里空无一人，漆黑一片；85号州际公路上堵满了废弃的车辆残骸。人们已经不再用电池收音机搜索电台了，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可以搜刮物资的场所、能够团结起来的盟友和可供扎营的区域。

来到这片废弃的宅地之前，这群人原本分散在各地：派克郡、拉马尔郡和梅里韦瑟郡。他们沿着落满灰尘的小路，穿行于星罗棋布的烟草田和废弃的商业街，在途中发现了彼此，队伍慢慢壮大起来。队伍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还包括十几户带小孩的家庭。保护人群的车队越来越长，虽然这些车已经撑不了多久，随时可能熄火……直到他们发现，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

如今，他们已经占据了这片两平方英亩的空地，过上了仿佛在大

^① 1 蒲式耳=35.2 公升。

萧条时期胡佛村的生活。一部分人住在车里，剩下的人直接选在比较柔软的草地上露宿，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在草地边缘搭起了小帐篷。他们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乏。园艺工具、运动器材和厨具，这些文明社会中所有的原本不相干的生活用具，如今都成了武器。还有十几个幸存者仍在努力地朝坚硬的冻土里钉金属桩，和沉默的时间赛跑，想要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庇护所——没有一个人发现北边松林里正在靠近的威胁。

这群幸存者中，有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瘦高男人。他戴着一顶印有“强鹿”商标的帽子，身穿皮夹克，站在草地中央撑起的一大块帆布帐篷的边缘下面，巨大的帆布帐篷挡住了他轮廓分明的面容。帐篷下还聚集着一帮闷闷不乐的十几岁男孩，这个男人正是他们的头儿。“快点儿，你们到底是不是男人，都给我提起劲儿来！”他的喊声盖过了金属的碰撞声，充斥在冰冷的空气中。

男孩们一起抓着一根硕大的木梁，作为中心柱，它撑起了这顶无疑是马戏团专用的圆形大帐篷。这顶帐篷是他们在 85 号州际公路上发现的，当时，它掉进了一辆翻倒的平板卡车旁边的沟里，卡车的防护板上，用油漆画了一个巨大的小丑，已经退色了。头戴“强鹿”帽子的男人一眼就看中了这顶周长不止一百米的大帐篷，虽然它又脏又破，闻起来还有一股发霉和动物粪便的气味。可在他看来，这顶帐篷可以成为一片完美的公用区域，既可以用来存放物资，也便于维持组织秩序，它可以营造出一种文明社会仍然存在的假象。

“老兄……这玩意儿支撑不了帆布的重量的。”一个名叫斯科特·穆恩的男孩抱怨道。他穿着军队杂役的外套，一副懒散的样子。长长的金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脸，他边和其他男孩一起拼命使劲儿，

边愤愤地喘着粗气。这帮文身、穿孔的哥特男孩都和他来自同一所高中。

“少废话，别抱怨了——它支撑得住。”戴帽子的男人咕哝着反驳道。男人名叫查德，是个有家室的男人，他有四个女儿：最小的七岁，两个九岁的双胞胎，最大的已经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是个温顺小巧的瓦尔多斯塔姑娘，可这并不是一桩幸福的婚姻，查德总幻想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是个纪律严明的人。不过，父亲没有女儿，从来不用处理姑娘们惹下的一堆麻烦。而且，他也从来不用面对这些死掉又“活”过来的腐尸。如今，查德终于当上了这帮小子的头儿，成了这里的男性领袖……因为，正如父亲曾说过：“总有人要站出来。”他怒视着男孩们喊道：“抓稳！”

“它已经够高了。”一个男孩咬着牙呻吟道。

“我看你倒挺嗨的。”斯科特·穆恩憋着笑意嘲讽道。

“给我抓稳！”查德命令道。

“什么？”

“我是说，把该死的木梁给我抓稳了！”查德把一只开口销插进木梁上的槽里。大帐篷外边缘上的帆布在秋风中抖个不停，哗哗作响，其他几个男孩连忙拿起小一点的支撑梁跑到远处的边角上。

马戏团专用的大帐篷搭建成形后，查德从帐篷一端较宽的开口处朝外望去，整片空地尽收眼底。他的目光越过了草地上枯黄的野草，越过了引擎盖敞开的小轿车，越过了三五成群坐在地上数着那些少得可怜的浆果和从自动贩卖机里搜刮到的残余食物的女人和小孩，也越过了六七辆装满他们所有身家性命的小货车。

有那么一会儿，查德的目光停在了三十码外空地北边角落里那个大块头黑人的身上，黑人守在莉莉·考尔身旁，像极了那种露天社交

俱乐部里的大个子保镖。查德知道那个女孩叫莉莉，但也仅此而已。他对这个女孩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她还是“梅根的小闺蜜”——至于那个大块头黑人，他了解得更少。这几周，查德和大块头一直走得很近，可还是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吉姆、约翰，还是杰克？事实上，查德对这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一无所知，不过他知道一件事：他们所有人心中都极度绝望和恐惧，渴望得到纪律的约束。

可这会儿，查德和大块头黑人的目光频频接触，二人都注意到了彼此，并在心里互相估量着对方的能耐。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查德却已经感受到了对方挑衅的意味。大块头很可能想亲自和查德较量下，但查德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的。查德背后的宽武装腰带上别着一把史密斯威森 M52 式镀钢手枪，和点三八口径的子弹相比，近身肉搏简直不值一提。

此刻，这两个中间隔着五十码的男人一下子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一切犹如电光火石般迅速且出人意料，而莉莉仍旧跪在大块头黑人面前，怒气冲冲地猛捶金属桩。突然，黑人凝视着查德的眼中闪过一片令人担心的暗影。这一切发生得虽快，却也清晰可辨，就像电路着火般有迹可循。

随后，这两个男人之间会单独做个了结，不过现在，他们却和其他人一样，忽略了两件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第一，过去的一个小时里，空地里搭建帐篷的声响已经引来了一批丧尸；第二，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事后，他们俩才会在私下里懊恼地意识到，从这里一直延伸到附近山顶的树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树林里发出的一切声响传到这里都会减弱，甚至几乎被完全掩盖掉。

事实上，一大群丧尸可以从高地上一路行进至此，而这里的人们

根本不会察觉，直到丧尸出现在他们的前面。

危险降临后的几分钟里，莉莉·考尔一直幸运地没有觉察到，虽然这一切正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在她身边，敲击锤子的噪音变成了四处响起孩子们的尖叫声。莉莉却仍在气愤地敲击地上的金属桩，误以为尖叫的孩子们是在玩耍，直到乔什一把抓住了她颈后的运动衫衣领。

“干吗……”莉莉猛地一惊，转身望着大块头眨了下眼睛。

“莉莉，我们该……”

乔什刚说完前半句，一个黑影就从十五英尺外的树林里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乔什根本没时间逃跑，也顾不上救莉莉，他只能立马从女孩手中夺过锤子，然后一把将她推开。

莉莉跌倒在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滚了几圈，才找回平衡，重新站了起来，接着喉咙里便发出一声尖叫。

第一只丧尸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了空地里，它身材高大，面色苍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医院病服，半个肩膀已经不见了，肌腱上露出的条状物像蠕虫般扭动着。它的身后还跟着另外两个家伙，它们生前是一男一女，腐烂的嘴大张着，毫无血色的嘴唇里渗出黑色的液体，纽扣似的眼睛瞪得老大，凸了出来。

它们三个摇摇晃晃地靠近过来，浑身抽搐，嘴巴不断张合，嘴唇从发黑的牙齿上剥离开来，这些都是丧尸们的标志性特征。

只用了二十秒，三只丧尸便把乔什围了起来，帐篷周围的景象立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男人们拿出了自制的武器，有枪的则从身上的简易枪套里掏出了手枪。几个厚脸皮的女人只能争抢着剩下的木板、干草钩、干草叉和生锈的斧子。照顾孩子的大人们迅速将所有小孩赶进轿车里和卡车的驾驶室里，紧紧关上车门，手枪也都上好了膛。

奇怪的是，原本还能听到的那些尖叫声——多半是从孩子，还有几个年纪较长、接近老年的妇女嘴里传出的——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训练队或是临时民兵组织才会有的沉着冷静。短短二十秒内，惊慌失措的喊叫很快变成了有序的自卫，所有的反感和愤怒也都是通过克制暴力的反抗手段来发泄的。这群人并非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他们的行为甚至还符合某种学习曲线。携带武器的男人中，有几个分散到了营地外围，镇定地抡起锤子，给猎枪上好子弹，端起从枪支展销会上偷来的手枪或是已经生锈的家庭备用左轮手枪。射出第一发子弹的，是一把点二十二口径的鲁格手枪，枪声略显干涩——不管怎么说，它都算不上是最强大的武器，但瞄得很准，也容易上手——这一枪掀翻了三十码外一具女丧尸的头盖骨。

那具女丧尸还没来得及走出树林，就倒在地上，一汪黏稠的油状液体从它的头骨里流出来，洒了它一身。此时，距丧尸出现已经过去十七秒。五秒钟后，也就是到了第二十二秒，整个节奏已经开始拉快起来。

空地北边的角落里，莉莉·考尔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感到自己被推开了。她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挪着步子，动作迟缓而僵硬，像是在梦游。本能已经接管了她的躯体，她发现自己几乎完全不受控制地远离乔什，而那三只丧尸很快就将乔什围了起来。他只有一把锤子，没有枪。三张腐烂的嘴龇着黑牙朝他逼近过去。

乔什转向离他最近的那只丧尸，营地的人们作鸟兽散。他举起锤子，把较锋利的一端插进了那家伙的太阳穴里，它死前曾是个住院的病号。头骨裂开的声音让人联想到从制冰格里取冰块的画面。腐烂已久的脑浆喷涌而出，在被释放出来的那一瞬间，竟然发出了类似喘气的声响，这位前“病号”也随之倒地。

锤子卡在里面拔不出来，丧尸倒地时，锤柄直接从乔什的大手里甩了出去。

与此同时，其他幸存者已经冲出了空地，四散逃开。远处的树林里，查德掏出他的史密斯镀钢手枪，怒吼着击中了一只丧尸的眼窝，它生前是个瘦高的老头儿，如今，它的半个下巴已经不知去向。中枪后的“老头儿”体内的液体喷射形成了一片腐臭的水雾，它在雾中转了个圈，倒在野草地上。一排汽车后的榉树上，一具女丧尸正在咆哮，一根帐篷杆插在它嘴里，贯穿了后脑勺，将它钉在树干上。草地东边的角落里，一柄斧子轻而易举就切开了一颗腐烂的头颅，就像对半切开一个石榴那么容易。再隔着二十码的地方，一发从霰弹猎枪中射出的子弹穿过一片树叶，正中一只丧尸的上半个脑袋，那家伙看起来生前是个商人。

空地的另一端，莉莉·考尔仍在一步步远离被围困的乔什——血腥的场面吓得她不住颤抖。恐惧感如针尖似的扎在她的皮肤上，让她喘不过气来，脑内一片空白。她眼看着大块头跪在地上匍匐着去够锤子，而另外两只丧尸已经扯烂了倒塌在地上的帐篷布，像蜘蛛一样朝他的双腿爬去。草地上离他不远的地方还躺着另一把锤子，可他恰好够不着。

莉莉转身逃跑了。

她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从草地的中央跑到了外围的帐篷边，那里还藏着十几个无力对抗丧尸的老弱妇孺，他们蜷缩在还没完全塌陷的马戏团帐篷下的板条箱和补给周围。几辆皮卡发动引擎开了一小段距离，在躲藏的人群旁边停了下来，排出一团团尾气。女人和小孩们爬上了皮卡的后车厢，手持武器的男人们在一旁保护着他们。莉莉见状连忙躲到一个破旧的扁行李箱后，她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